



遵义凤冈锌硒茶:50万亩茶海的“产业新长征”

中经记者 王登海 黄永旭 遵义报道		开。凤冈县永安镇田坝村,数万亩茶园沿山势铺展,松林点缀其间,“林中有茶、茶中有林”的格局,在大娄山南麓织出一幅绿色锦缎。	1934年10月,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一部转战至凤冈天桥一带,纪律严明,秋毫无犯,当地群众从惧怕转为主动救助,为红军送粮、带路,掩护伤员。次年1	月,红九军团进抵偏刀水(今郧川镇),成立苏维埃政府,打土豪、分粮物、废除苛捐杂税,播下革命火种。	90多年后,《中国经营报》	记者重走红军进入凤冈的路线,乌江依旧奔流,但两岸早已换了人间。在数十载改革发展	中,凤冈寻找到自己的路,数以万计的群众在茶产业	发展中得到实惠,生动演绎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发展理念,全面映出经济社会发展与绿水青山和谐共存的大美画卷。

用标准守住“干净茶”底线

野鹿盖茶山上,陈胜建用20年时间,守护了这份底色。

凤冈的茶,底色是“干净”。早在多年前,凤冈便确立了“全域有机、全产业链有机”的“双有机”发展战略。全县大力推行“两减两替代”,广泛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、茶园生态控草等技术。绿色发展“凤冈模式”入选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十大典型案例。干净茶、有机茶,是凤冈茶产业的核心竞争力。野鹿盖茶山上,陈胜建用20年时间,守护了这份底色。这位祖籍陕西户县(现西安市鄠邑区)、在贵阳长大的老人,2005年“头脑一热”跑到凤冈种茶。他在永安镇、土溪镇流转了近3000亩土地。种下去才发现事情远没那么简单。“一开始我什么都不懂。后来发现品种、加工、市场,全是问题。”陈胜建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“不可理喻”的决定:不用农药、不施

化肥、不打除草剂。茶园里草虫共生,形成了自己的微生物系统。“我一亩地只有9斤干茶,其他人要做50斤、100斤甚至200斤。”陈胜建说,“我可以扩大的,但一扩大,这口茶的味道就变了。”野鹿盖茶业连续20年通过国家环保部南京国际有机产品认证中心(OFDC)及国际有机联盟(IF-OAM)的权威认证,是凤冈有机茶的标杆之一。“我要做奢侈品,”陈胜建说,“奢侈品的经济学规律是让消费者来追求你,不是你去找他。”在永安镇田坝村,孙亮民接过的父亲孙德礼打下的另一片茶山。1984年,时任田坝村党支部书记的孙德礼带着村民承包了近5000亩荒山,从植树造林起步。那时的

田坝是凤冈最穷的乡之一,当时有句话:“有儿不娶田坝女,有女不嫁田坝郎”。1989年,孙德礼因植树造林成绩突出被聘任为田坝乡副乡长,1990年被选举为乡长,任内推行“水路不通走旱路,粮食作物改变为经济作物”,带领群众开山种茶。1993年,他承包大集体时期的老茶厂,改名仙人岭,立下“不打农药、不施化肥、不用生长激素”的铁规矩。“我父亲小学没毕业,但他把荒山变成了家园,随着不断发展,田坝在政府支持推动下成为4A级景区和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。”孙亮民告诉记者。20多年间,田坝的森林覆盖率从6%提升至80%以上。2004年,仙人岭拿到有机认证。“茅台酒2001年拿到的有机认证,我们比它晚了约3年。”孙亮民说,“但我们是全国做有机茶第一梯

队的。”孙德礼此后先后获得“全国绿化奖章”“中国茶叶行业十大年度经济人物”等荣誉。如今,仙人岭拥有2648亩纯有机茶园,加上合作社和定点农户3700多亩,辐射带动周边约6000亩。公司以“公司+基地+合作社+支部+农户”模式带动300多户茶农,收购茶青价格高于市场价5至20元,每亩增收4000至6000元。从陈胜建的“宁亏不降质”到仙人岭的“龙头带标准”,凤冈茶产业完成了从种得出来到种得干净、种出标准的县域质变。凤冈县茶产业发展中心程永珺告诉记者,凤冈县茶叶“锌硒同聚”,全国罕见,县里实行严格的质量管控体系,全县绿色和有机认证茶园面积达6万亩,欧标认证茶园面积达10万亩,从源头守住了“干净茶”的生命线。



贵州太羿茶业有限公司是凤冈茶叶转型中最具代表性的样本。王登海/摄影

以品牌突围释放产业价值

从红军长征到产业新长征,凤冈的这片“绿叶子”,正在变成富民的“红票子”。

1935年,红军从凤冈走过,一路向西,去寻找中国的出路;90年后,凤冈的茶叶从黔北出发,向东向南,去叩开世界的门。这场“走出去”,靠的不是低价,是标准。2026年4月,第18届贵州茶产业博览会上,凤冈县18万亩出口茶叶“大基地”正式通过海关备案——这是目前贵州省最大的出口茶叶“大基地”。海关备案,意味着这18万亩茶园,每一片叶子都要经得起欧盟、东南亚乃至全球市场的农残检测。这不是偶然。凤冈锌硒茶先后获评“贵州三大名茶”“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”,并与茅台酒同时首批入选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名录。凤冈

县茶产业发展中心的数据显示,“凤冈锌硒茶”品牌价值从2021年的26亿元提升至2026年的50.02亿元,连续四年入选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单前50强。2025年,凤冈茶叶出口量达725.08吨、出口额1202.88万元,同比增长58.44%。产品远销法国、德国、新加坡30余个国家和地区。“凤冈锌硒茶在海外有市场,根本原因在于茶叶质量过得了关。”程永珺向记者介绍,2025年,凤冈茶产业带动20余万茶农增收,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首位产业。从红军长征到产业新长征,凤冈的这片“绿叶子”,正在变成富民的“红票子”。

遵义凤冈薪火接力传承 红色基因深植校园

中经记者 黄永旭 王登海 遵义报道

乌江奔流,青山巍巍。在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这片热土上,1934年的烽火硝烟虽已远去,但红军留下的足迹与精神历久弥新,成为当地传承红色基因、推动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日前,《中国经营报》“再走

两天一夜的苏维埃政权

从凤冈县城出发,车行约一小时,便抵达了郧川镇。这个宁静的黔北小镇,在1935年1月曾见证了一段非凡的历史。在镇上一个古朴的院落里,坐落着“偏刀水苏维埃政府遗址”。这里,是中央红军第九军团为保障遵义会议召开,承担外国警戒任务时留下的重要历史见证。

“红军在郧川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两天一夜,但留下的影响却是深远的。”刘安玲向记者介绍道。

步入馆内,一件件老物件、一幅幅展板,将时间拉回到1935年。根据史料记载和当地群众的口述传承,1935年1月14日,红九军团200余人从湄潭县进入郧川镇。在此之前,当地百姓受国民党宣传影响,对红军充满误解,甚至认为红军是“红头发蓝眼睛的土匪”。红军进驻后,纪律严明,通过访贫问苦、打土豪分粮食、召开民众大会等方式,迅速赢得了群众的信任。

长征路·见证新时代”主题采访组走进凤冈,记者走访看到,从郧川镇(旧称偏刀水)的“偏刀水苏维埃政府”旧址,到天桥镇的红军战斗遗址,再到飘扬着“全国红军小学”旗帜的乡村校园,一场关于红色记忆的“接力跑”正昂扬前行,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。

“红军纪律非常好。他们给老百姓挑水、劈柴,借了板凳会归还,损坏了东西照价赔偿。有的老百姓害怕躲出去了,红军使用了他们的东西,会把银元悄悄藏在灶房的葫芦瓢里。”刘安玲讲述着流传下来的故事。正是这种严明的纪律和真诚的行动,让郧川百姓迅速接纳了这支陌生的队伍。

据介绍,到达郧川第二天,红军带领群众捣毁了国民党的“厘金征收处”,宣布废除苛捐杂税,并杀掉了地主家的肥猪,将粮食、衣物分发给穷人。当天中午,红军在禹王宫召开民众大会,宣布成立“偏刀水苏维埃政府”,下设抗捐委员会、平民委员会和锄奸委员会。这成为郧川历史上第一个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雏形。

然而,革命形势瞬息万变。就在成立苏维埃政府的当天下午,因遵义会议已召开,作为外国警戒力量的红九军团接到命令,迅速集结撤回湄潭。“停留时间虽

短,但红色种子已经播下。”刘安玲说,如今,这个遗址陈列馆已成为当地党性教育和红色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。

据刘安玲介绍,她原本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,如今已是一名兼职的义务讲解员。目前郧川镇有4名专职讲解员,此外,镇政府的年轻干部几乎都是兼职讲解员。“我们都是义务的,只要有团队来学习,我们就去讲解。从2023年到现在,我们几个讲解员加起来讲了有几百场,接待了上万人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,红军精神对郧川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。刘安玲在讲解中特别提到:“长征精神的影响是长久深远的。从抗日战争时期郧川参加抗战的人数占凤冈县半数以上,到如今郧川的教育、产业发展,都透着一股韧劲。我们郧川中学每年的中考成绩在全县都名列前茅,这或许就是红色基因在教育领域的体现。”

红六军团的黔北足迹

天桥镇作为红六军团西征入黔的重要一站,是革命老区的又一个鲜明“坐标”。天桥镇,位于凤冈县南部,山高谷深,乌江支流蜿蜒而过,这里是凤冈县红色资源最为集中的区域。

“天桥镇的红色资源非常丰富,目前是凤冈县红色资源最集中的地方,大大小小的红色遗存有十多处。”天桥镇副镇长袁宏磊向记者介绍,并且如数家珍地列举了镇内的红色遗迹:平头溪古寨战斗遗址、梨树坳战斗遗址、和尚渡(河闪渡)渡口战斗遗址,以及位于漆坪村的群众纪律教育基地。

1934年,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,在经历了包括甘溪战役在内的艰苦战斗后,

红军小学播撒红色种子

在天桥镇,有一所特殊的学校——中国工农红军贵州省凤冈县天桥红军小学。这是全国第250所红军小学。走进校园,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扑面而来。

“我们学校是2016年向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提出申请,2018年3月24日正式授旗授牌成立的。”天桥红军小学副校长陈芳向记者介绍。为了将红色基因融入日常教育,学校打造了独具特色的“两梯四廊”红色文化展示区。

所谓“两梯”,是指教学楼的两个楼梯间。左边的楼梯间墙上,张贴着红六军团部分将领的画像和事迹介绍;右边的楼梯间,则展示着学生们创作的红色剪纸、绘画和手工作品。“四廊”则是四个楼层的走廊,每个楼层都有不同主题的红色文化呈现。“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环境熏陶,让学生在行进中、休息

时,都能接触到红色元素,了解幸福生活从哪里来。”陈芳说。

为了更好地传承与发扬,学校还开设了红色文化教育基地。陈芳庄重地向记者介绍了“镇校之宝”——一面曾在天安门广场飘扬过的五星红旗。这面旗是在授旗授牌当天,由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赠送,并由国旗班退役战士与该校学生共同升起的。

除了环境育人外,该校还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讲解能力,成立了“小小红色讲解员”社团,培养了约20名小讲解员。

“大家好,我是来自全国第250所红军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吴雨桐。”面对记者,11岁的小讲解员吴雨桐落落大方。她告诉记者,她从三年级开始成为讲解员。“我对红军长征的故事印象最深刻的是1934年10月开始的二万五千里长

转战贵州、进入凤冈的历程,以及红九军团在郧川的活动。“这个陈列室2016年成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,2018年升格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”她说,最初这里只有两名讲解员,现在已增加到十余名,全部是镇政府的兼职工作人员。“大家不是专业的,就是靠老讲解员‘一对一’地带,口口相传。”

如何让红色文化后继有人?这是天桥镇思考的重点。袁宏磊表示,除了硬件设施的建设,更关键的是在软件上,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教育上下足功夫。“我们通过成立红军小学,培养‘小小红色讲解员’,让孩子们从小了解这段历史,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,把红色故事讲下去。”

征,红军经历了千难万险,最后到达陕北。”当被问到同学们平时是否讨论红色文化时,她笑着说:“提到的话都会滔滔不绝,大家都喜欢红军这种伟大的英雄气概。”

另一位五年级的小讲解员杨宇佳表示,她已经为外来研学的同学和老师讲解过多次。“我讲红军长征故事和学校的来历。我觉得红军非常勇敢,不怕牺牲。给他们讲解,可以让他们了解长征的故事。”

看着孩子们稚嫩却认真的脸庞,陈芳感慨地说:“虽然他们讲得还比较青涩,但通过讲解,红色故事在他们心中扎下了根。他们不仅自己学,还讲给同学听,带回家里,讲给父母听,起到了‘小手拉大手’的辐射作用。”据介绍,该校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在2021年被贵州省教育厅授予“贵州省教育系统理想信念教育基地”。